



——一個女兒的記載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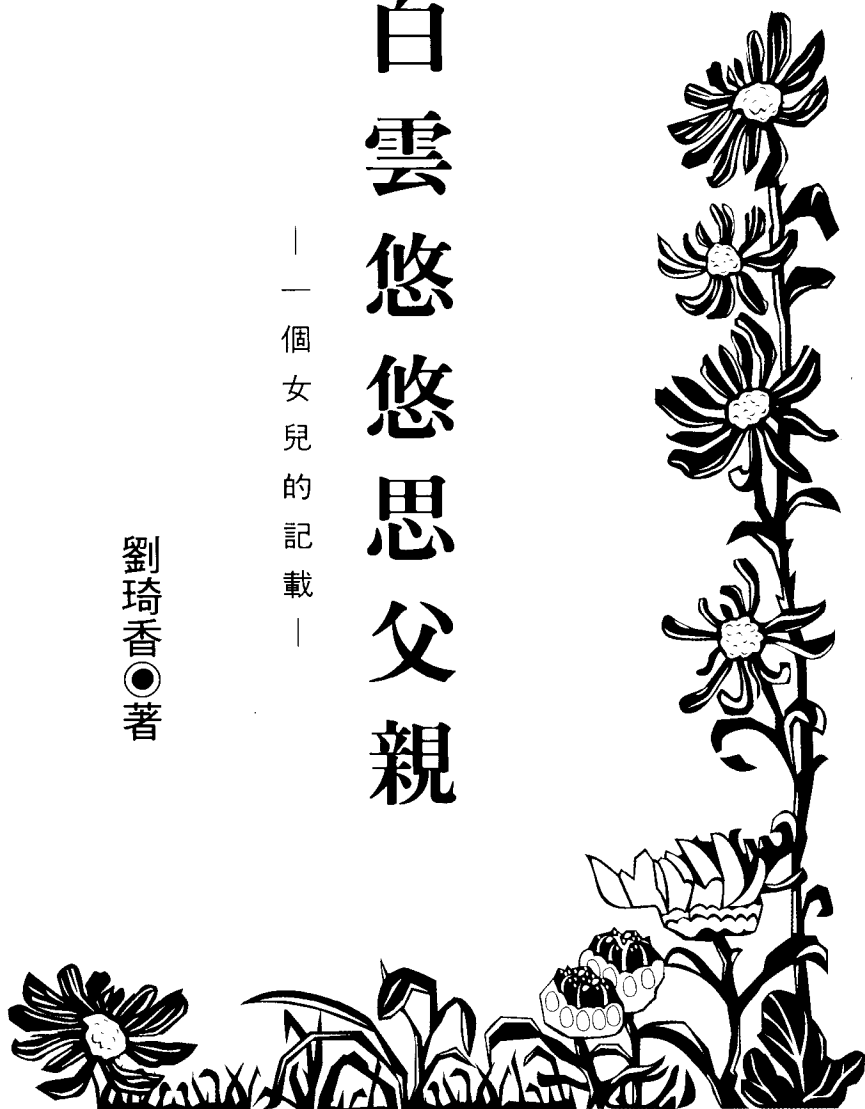
白雲悠悠思父親

劉琦香◎著

白雲悠悠思父親

——一個女兒的記載——

劉琦香◎著



1999年2月6日 第一版

1999年8月8日 第二版

一個女兒的記載——
白雲悠悠思父親

著 者：劉 琦 香

發行人：廖 雪 鳳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221號

出版者：商鼎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／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38號2樓

作者通訊處／台北市郵政信箱99-105號

電 話／(02)2722-5838

郵撥帳號／第05854778號 戶名：劉玖香帳戶

法律顧問：呂沐基 律師

編輯副理：甯開遠

執行編輯：林佩瑜

排 版：千華電腦排版部

製 版：明國照相製版公司

印 刷：雨利美術印刷公司

裝 訂：義明裝訂廠

定 價：250 元

ISBN: 957-9563-85-3

• 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 •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

◆ 民國七十五年新正，作者母親(中坐者)七十一歲生日全家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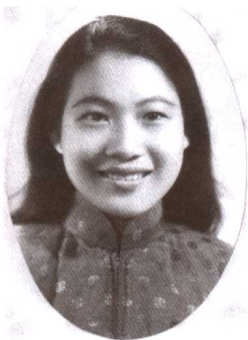
◆ 民國四十九年，父母親與弟妹合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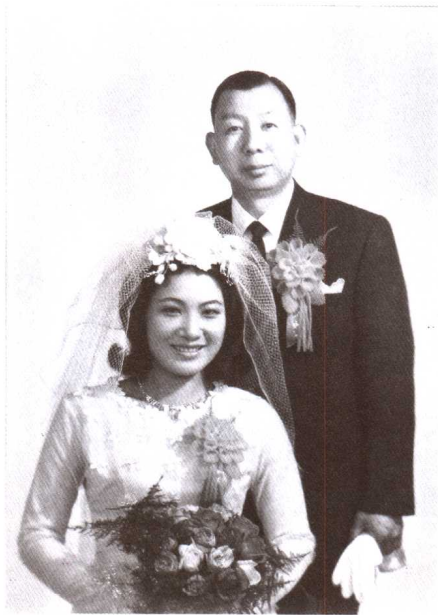
◆ 民國五十一年秋，作者〔左二〕與姊妹合照。



◆ 民國四十八年，作者於台北。



◆作者著自製棉襖。



◆民國五十七年，作者結婚照。



◆作者父母親，來台北主持婚禮與兄妹合照。



◆ 民國五十七年夏，作者〔右二〕、日友-八童子〔右一〕，攜女由西德來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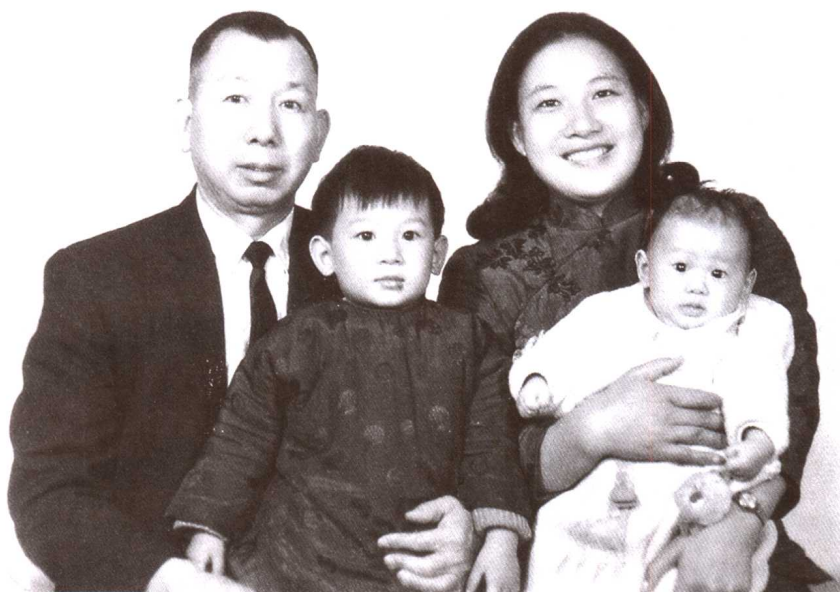
◆ 民國五十七年冬，作者父母親陪外祖母〔中〕來台北。



◆ 民國五十九年，作者初為人母。



◆ 民國六十年，作者六兄弟合照。



◆ 民國六十一年，作者全家福。



◆ 民國六十五年春，作者與夫婿於「石門水庫」。

◆ 民國六十一年新正，作者攜兒參觀商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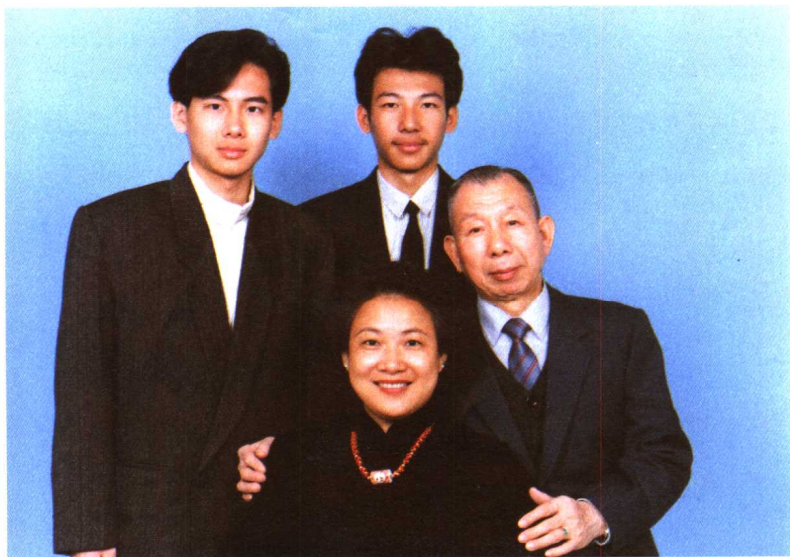


◆ 民國六十八年，作者攜兒重訪母校「苔林國小」。





◆ 民國七十一年，作者與母親。



◆ 民國七十七年，作者結婚二十周年全家福。

序

廖松根

一個女兒的記載

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是一段艱苦的歲月，許多鄉下青年男女，在國民學校畢業後，就離鄉背井，遠赴台北謀生，做學徒，或做店員，或幫傭，所得微薄的薪水幾乎全數匯回家裡，貼補家用。鄉下人家，多數以農爲業，收穫不豐，稅金沉重，工資便宜，農產價賤，偶爾青黃不接，稻米價格略揚，報紙就說影響升斗小民生活，糧食局就趕快把農民繳交的稻穀（以低價或無價徵收）以平價拋售，糧價總是漲不起來，所以農民種稻，吃的是滿碗的番薯簽，穿的衣服，很多是用美援麵粉袋縫製而成的；許多小學生缺席，說是在家幫忙翻收番薯、割稻子、或者去撿稻穗、撿番薯……。

作者就是那個時代的年輕女性，生長在一個丘陵連綿的山村，卻似被世人遺忘的窮鄉僻壤。那裡的人民，淳樸地過著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與世無爭，只與自己的衣食生存奮鬥的生活。日子雖苦，卻是認命的，以爲農民生來就是如此，能穿暖吃飽、無病無災就非常滿足快樂。作者自幼懂事以來，在勤儉父母的以身作則下，更不時叮嚀忠孝節義

之道；在耳濡目染下，加上源自天性的善良孝愛心地，在小小年紀，就能爲父母兄弟姊妹分憂擔勞，總是不計自身體力是否足夠，搶做工作，設法賺錢，盼能對家人有所幫助。實在說，在那樣的鄉下，再怎樣吃苦耐勞，能求得平安溫飽已屬不易，要出人頭地，恐如登天之難。終於有一天，她也搭上了北上謀生的潮流列車。

一個單純的十六、七歲的鄉下少女，正是滿懷青春美夢的花樣年華，一旦投入五光十色的大都會裡，不眼花撩亂被迷惑、誤入歧途者有幾人呢？至少作者就是其中一個。她何以能夠如此堅強呢？我想只能以一個「孝」字來解釋了。

作者初履台北，一面白天幫忙老闆看店，夜間又幫人縫釘鈕釦，以增收入；一面再在工作之餘，以多賺的錢作租書、買書之用。因此讀了許多中外名著，既充實了內涵，也產生寫作的興趣，而經常投稿副刊雜誌，以致有了這本書的誕生。此書的誕生，意義非凡，不僅是作者的切身經歷，也是台灣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見證；它是文藝的，也是寫實的，它將是台灣珍貴的文化資產。

她懷念父親，記憶母親，一句話，一聲嘆息，一個動作，一抹眼神，她都記得清清楚楚，了解父母的心意，且付之應有的行動。她既寫他們的逆來順受，任勞任怨，堅執理義；也寫他們的倫理親情，是那麼濃厚，那麼熱烈。在人情淡薄的今天，簡直不敢想像。

連帶地也寫了她們姊妹兄弟之間的親愛關懷，這些都是在寫父母的故事中間接表現出來的，是誠於中，發於外，自然而然地流露，一切都是爲了家人的親、家人的愛，家人平安的溫飽。以至於愛屋及烏，也寫了故鄉的地理環境，她沒有誇張修飾，但在細膩從容的筆下，讓人覺得那是個可愛的世外桃源；在同樣的筆下，也介紹了他們的山村生活、山村的人、山村的農產，使我們對昔時的人事物有更進一步的認識；更因此而寫到國軍醫院的民眾義診，使人瞭然國軍愛民的故事；更寫到先生的同鄉、同事的情誼，生活的點點滴滴，都有愛的成分，那愛都源自於她的一片孝心。

她是一位土生土長、與眾略有不同的女作者，寫的不是風花雪月，不是美麗的幻想；她寫的是山村的粗活，是實際的問題，有沉重，也有輕巧。文章裡，處處可見土產之名，地方之言，一些我們小時候說過、聽過的詞語，到現在我們或者不知怎麼寫，或者不與國語相同而不敢使用（恐人不懂），作者竟屢屢使用，有時且能自創新詞，而不覺突兀不自然。如「木浪子」「茶枯」「金斗甕」「小生仔」「沒影沒跡」「洗浴歇暈」「撐腿」「輔娘」「沒時間」……作者爲客家人，所寫方言也許是客家語，但也有許多與閩南語相同的，只是發音不同而已，實在巧妙。這些更可看出它的鄉土性。雖也有些詞語，不懂客家語者看不懂，但瑕不掩瑜，只要上下文連貫起來，就可明白意思。這比起某人的滿紙閩南

詞語，讀之詰屈聱牙而意難懂，更是優美多多。文中也有許多文言字或詞，如「不幸之事偏落吾貧苦人家」「掛完號和二姊靦腆然尋找到甲狀腺診療室」「遂老老實實站立門邊等候」「沉吟半晌」「突然赧色道：」「另擇他日趨府拜訪」「誰曰不宜」：在語體文章中也許有些不搭調，但作者不在賣弄文才，只在記載事實，只要能表達真實情意即可，不計較其他，反而有時可省許多文字。因此那些文言也就無關大局，和方言點綴其中，反而是作者的一種特殊風格呢！記得讀過中譯的梵谷傳「生之慾」，就是文白夾雜而成，卻也不覺得不宜。

從文章中，可知民國四十幾年，在鄉下挑一擔六、七十斤重的柴、走好遠的崎嶇彎曲羊腸山徑一元六角，摘茶葉一天四十斤十六元；在台北看一場電影十五元。由此知當時工資物價，幣值及民生水準。作者和一般年輕人一樣，也愛看電影，但捨不得辛苦賺來的錢一下子花掉，每知有好片子如「悲歡歲月」（日片），作者很想看時，就投下十五元到撲滿裡，日積月累之後竟成一筆小財富，更有使用價值。這是一種堅忍，把愛看電影的心情，昇華為儲蓄、為堅忍，而得到補償作用。

作者處處善體人意，時時關心家人，出外工作，當然潔身自愛，不被虛榮感染，如出污泥之蓮花，終於找到愛她、疼她、護她、相依為命的另一半，譜下完美的一首人生組

曲。如今兩個兒子已長大成人，服務社會，兩「老」過著安定的生活，也才有心情整理這些文章，貢獻給愛讀文章的朋友們。

書後兩篇「童言稚語」，記錄幼兒伶俐天真的語言，令人莞爾捧腹，在讀了前面多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後，再讀此可愛言語，心情即從抑鬱愁雲中，展現一道爽朗開懷的陽光，使我們回味無窮。

這是一本好書，從描寫記敘的曲折詳實、生動逼真，具有時代意義；到用語的樸素、純真、流暢、奇特、具有本土特性；以及真情流露，充滿家庭倫理之愛，具有心靈改革、發揚傳統美德的精神；篇篇都是那麼真、那麼善、那麼美！我更大膽地說：在某些方面，它可與我素所景仰的前輩鍾理和、吳濁流、鍾肇政諸先生相媲美，只是他們作品多，作者作品不多罷了。

忝為作者三十年筆友，眼見她忙餘寫作不輟，我由衷敬佩；眼見她集腋成裘出文集，我雀躍恭賀；讀畢全文，被它濃濃真情所感，而義不容辭，這已生鏽多年的筆，不負所託，寫下我的榮幸，我的感激，我的心得，而以爲序。

民國八十八年元月

序

謝霜天

——窄門外

玖香是我神交已久，迄未謀面的一位朋友。我們是由通信、電話和彼此觀摩發表在報上的作品而認識。

每次通電話、她那寬宏的嗓音，俐落的語句，機敏的反應，豐富的常識和風趣的笑聲，往往使我忘記時光的飛馳，一聊就是半個多鐘頭。放下話筒，心中仍然餘波盪漾，感覺清新、暢快。

她和我同樣是客家人，也都是出身農家，年歲相仿，志趣相投，所不同的，大概就只有學歷一項了。但這項差別對我們的來往、交談，不僅毫無影響，甚且相處得更加真誠而契合。

她在國校畢業時，因家庭環境艱困而失去升學的機會，此後便上山下田，隨著父母一同操作農事。稍有閒暇，即幫人摘茶、剪葡萄、捆柴把，甚至扛木材、拖竹把，起早歇晚，辛苦賺一些錢貼補家用。十六歲離開家鄉，到北部找事。先後作過褓母、店員、工

友。在複雜的工作環境和五光十色的社會裏，她始終保持心靈的清明，絲毫不受外界的困擾和誘惑。空閒時還替服裝店做手工、綴鈕釦，勞力所得的工資替父親減輕了負擔，也讓弟弟們能順利地繼續求學。

那段日子，她過著最儉省的生活，連買書的餘錢都沒有。然而，失學的隱痛、求知的狂熱，卻使她更渴望能與書為伴。於是，她成了租書攤的常客。起先她看愛情小說，後來開始看「赤地」、「華夏八年」之類的作品，歷史小說、名家散文和世界名著也陸續租來看，翱翔在廣大的文學領域裏，她汲取了滋潤心靈的甘泉，吸取了大量的文藝詞藻，也滿足了熾熱的求知慾。

書看多了。不覺手癢，她也寫起文章來了。說來真不可思議，她一投稿，就打進「中副」作者之林。篇數不多，但給她無比的精神鼓舞，從此更加努力的自修、學習。婚後，因忙於家務和照顧幼兒，曾輟筆一段時期。最近幾年，孩子大了些，她的文章又開始出現報端。

我每看到她的作品，心中總會激起深沉的迴響，一則是由於欣羨，一則卻是由於自慚。她樸實的描寫自己過去的農家生活，片片段段，都使我感同身受，因為我和她的家庭背景十分相像。然而，她的田園經驗比我豐富得多，採茶、摘梔子、挑柴、拾木浪